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八十三至八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　溶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五起屠維協洽盡上章涒灘凡二年

孝惠皇帝上之下

元康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水經注扶風美陽縣有中亭水亦謂之中亭川在美陽縣西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洗悉薦翻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也國語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韋昭注曰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荒者言荒忽無常也要一遥翻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孔安國曰言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皆就次叙班固曰即叙者言就而叙之其性氣貪婪婪盧含翻凶悍不仁悍侯罕翻又下罕翻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單音禪朝直遥翻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周禮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稽

音啟而邊城不弛固守漢元帝時匈奴單于請罷邊塞守備候應以為不可所謂不弛固守也疆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周宣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盡境而返比于蟁蝱驅之而已不加遠征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如戎伐魯濟西山戎病燕狄伐衛邢長狄入三國之類閒古莧翻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如申繒以西戎攻殺周幽王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與之犄角以敗秦師于殽楚以蠻軍與晉戰于鄢陵誘音酉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如徐夷在齊晉魯宋之閒鮮虞介燕晉之境赤狄居上黨之地陸渾戎居伊洛之閒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戎蠻子居梁霍之地及秦始皇

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事見秦紀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種章勇翻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蕃扶元翻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事並見漢紀按漢光武建武十一年馬援討羌降之安帝永初元年羌反自建武十一年至永初元年凡七十三年數歲之後當作數十歲之後將即亮翻守式又翻騭之日翻夏戶雅翻任音壬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復扶

人翻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周都豐鎬秦都咸陽漢都長安皆關中之地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畿服謂邦畿千里之內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蕃扶袁翻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

便輒為橫逆（橫戶孟翻）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積子賜翻聚也）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先零罕开析支之地自湟中西至賜支河首陰平武都舊白馬氐地也著直畧翻零音憐开苦堅翻）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廩當作稟給也下廩糧同）各附本種（種章勇翻）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屬國都尉及撫夷護軍也）戎晉不

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也夏户雅翻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遠于願翻閡與礙同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埶盡力屈緒業不卒難乃旦翻悴秦醉翻卒子恤翻終也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復扶又翻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埶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埶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

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樂音洛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怖普布翻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逷他歷翻爾雅曰逷遠也鳩集也與關中之人户皆為讐謂氐羌之反暴掠平民關中之人怨毒之户皆為讐敵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治直之翻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否皮鄙翻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

更工衡翻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車覆於前不可遵其轍當易路而行若遵覆車之迹則後車又將覆矣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率列恤翻約數也少詩沼翻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口實謂糧食也處昌呂翻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糝桑頷翻以米和羹也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氐羌窮乏勢必聚而侵掠晉朝欲弭其害故當傾穀以給之擠子西翻又子細翻今我遷之傳食而至謂所過郡縣遞給其食也傳直戀翻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言關中居人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其舊地則秦中百姓將食其所積

之穀以約率之正得常居之半穀也種章勇翻下餘種同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遺于季翻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去羌呂翻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蹔與暫同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謂并州所統六郡也晉書匈奴傳曰匈奴與晉人雜居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莫不有馬質呼廚泉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質音致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

三率率讀曰帥音所類翻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内叛連結外虜事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七年八年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穀遠縣漢屬上黨郡晉省蓋其地猶存舊縣名也劉昫曰穀遠今沁源縣宋白曰漢穀遠故縣在沁源縣南百五十步孤遠故城是也晉地記云穀遠今名孤遠後代語訛耳郝散事見上卷四年今五部之衆户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驍堅堯翻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劉淵之禍江統固逆知之矣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徙其餘種於滎陽種章勇翻始徙之時

户落百數子孫孳息孳津之翻生也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熾昌志翻今百姓失職民不得安于耕鑿是失職也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執力不逮耳顧内顧也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論語孔子曰丘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夏户雅翻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民勞之辭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

用　散騎常侍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考異曰帝紀云以穎為鎮北大將軍今從本傳徵梁王肜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以河間王顒為鎮西將軍鎮關中肜余中翻顒魚容翻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顒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顒安平獻王孚之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三年改封河間為穎顒各據方鎮以阻兵張本

夏六月高密文獻王泰薨考異曰帝紀云隴西王本傳云泰為尚書令改封高密紀誤

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晉志太醫

令屬宗正又以麄箱載道上年少入宮麄盧谷翻說文竹高篋也少詩照翻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復扶又翻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謝淑妃太子之母也頠魚毁翻更工衡翻考異曰模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後悔而止今從頠傳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宮中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

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張華處昏亂之朝位冠羣后而持心如此天殆假手於趙王倫而誅之也數所角翻為于偽翻卒子恤翻悖蒲內翻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說輸芮翻從才用翻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已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以裴頠為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晉制侍中與給事黄門侍郎同管門下事頠為侍中專任門下事賈后之意也頠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復扶又翻崇

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為聖朝累（累力瑞翻）不聽或謂顧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顧慨然久之竟不能從（史言華顧顧戀祿位以殞首亡家）帝為人戇騃（戇陟降翻愚也騃語駭翻癡也）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蝦何加翻蟆謨加翻）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為于偽翻）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糜忙皮翻粥也）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埶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更工衡翻）賈郭恣橫（橫戶孟翻）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

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錢圜函方天圜而地方故曰有乾坤之象孔方亦以錢體言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聞音問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晉制諸王朱衣絳紗襆當塗之士謂當路柄用者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羣下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頠上表曰先

王刑賞相稱稱尺證翻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去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五年二月有大風蘭臺主者懲懼前事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蘭臺主者御史臺主者也即令史之類阿屋之隈曲棟屋穩也索山客翻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復扶又翻下頌復史復同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說文荊楚木也司徒漢丞相之職漢制丞相與太常掌園陵被皮義翻雖知事小而按劾難測劾户槩翻又户得翻搔擾驅馳各競免負負罪負也于

今太常禁止未解夫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言法有一定之文而罪有故誤情有輕重故制令臨時隨事情議處其罪處昌呂翻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皆為過當當丁浪翻恐姦吏因緣得為淺深也既而曲議猶不止曲議謂曲法而議自為淺深三公尚書劉頌復上疏曰晉志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斷獄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州郡事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檢校檢束也事同議異獄犴不平犴魚旰翻野獄曰犴夫君臣之

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塞悉則翻斷丁亂翻下宏斷同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大臣釋滯若公孫宏斷郭解之獄也事見十八卷漢武帝元朔二年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事見十一卷漢高祖五年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考異曰刑法志叙頌奏續頌表之下而云侍中太宰汝南王亮按頌表引元康八年事時亮死已久蓋志誤也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

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郎令史尚書郎及尚書蘭臺令史也出法駁案者謂出於法之外而為駁議也駁北角翻頌遷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仕者欲速事竟不行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魏郃陵厲公正始八年分河東郡之汾北為平陽郡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字茂先裴頠字逸民張華字茂先裴頠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字逸民厭於鹽翻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溺奴狄翻

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敦徒門翻索蘇各翻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銅駝魏明帝景初元年自長安徙之洛陽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數所角翻廣城君恒切責之恒戶登翻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為于偽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

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郭槐妬很而垂沒之時所以告戒其女者如此蓋多歷數故其智慮能及此耳復扶又翻下同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事見上卷武帝太康十年及長不好學長知兩翻好呼報翻下同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奢靡威虐誘音酉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朝直遙翻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揣初委翻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古者擇女必求之名門取其幽閑令淑者良有

以也好呼到切東宮月俸錢五十萬俸扶用切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猶不足探吐南切又他紺切探取預取也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雜麵等物而收其利葵亦菜也魯相公儀休拔園葵漆室氏女曰晉客馬踐吾葵使吾終歲不食葵是也藍盧甘切草可以染青者也本草圖經曰藍實人家蔬圃中作畦種時三月四月生苗高三四尺許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月六月採實麪俗麥為之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班固曰陰陽家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捨人事而任鬼神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有微苦宜力疾朝侍若亦疾也朝直遥切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

爲道三曰畫室之功可宜減省 畫室以五采繪畫室屋也畫與畫同 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遣 鏤郎豆翻 四曰西園賣葵藍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 敗補邁翻 聞音問 五曰繕牆正瓦不必拘攣小忌 攣閭緣翻 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 晉志太子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 著陟畧翻 刺之血流 刺七亦翻 錫預之子也 杜預武帝時建平吳之功 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

能假借之謚時為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詹事秦官掌太子家晉初未置詹事宮事無大小皆由二傅咸寧元年置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令官屬謚后所親昵昵尼質翻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謚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為于偽翻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賈后殺楊駿廢太后天地之所不容也觀其姑姪之間所言若此則其心罔不能一息安也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更工衡翻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為有娠

娘升人翻孕也內稾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於是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問張華帝在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為左右各領一軍惠懷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謂之四率率所律翻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令日須昌縣屬東平國卞自縣小吏從令入洛歷官至左衛率士咸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時江統潘滔王敦等皆為東宮官屬馬融曰才過千人曰俊百人曰乂四

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録尚書事朝直遥翻下同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黄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華自言事任不可以伊尹自居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卞知言泄飲藥而死賈后剛悍使聞卞言而張華不以告則華必死于賈后之手意卞言實華泄之也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長知兩翻虨甫斤翻又方閒翻太子為虨求王爵

不許彪疾篤太子為之禱祀求福（為，于偽翻）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臣子以君父為天故以君父之賜為天賜）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彊飲至盡（彊，其兩翻）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潘岳此事自當赤族其後天假手於孫秀耳）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

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氏為內主願成當以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謝妃太子母也要約也言并以書與謝妃約刻期內外俱發也茹毛飲血謂盟誓也彪字道文蔣氏彪母蔣保林也內主言將立為后也三牲牛羊豕也北君北帝也按此書不惟無證佐使常人觀之亦知其偽為而不可信晉朝王公卿尚書黄散視而不敢言張華之諫賈亦不敢發賈氏之姦姑引古義依違而言之耳裴頠請檢校傳書者賈氏之姦無所逃矣而亦不敢竟其說上下相蒙安其大亂也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壬戌帝幸式乾

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諸公王宗室諸王之為公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喪息浪翻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啟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長廣公主武帝女下嫁甄德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

事欲以此言脅羣臣也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太子改服出拜受詔步出承華門承華門東宮門也陸機詩所謂振纓承華是也乘麤犢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虨臧尚同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清談之禍起於何晏何晏猶與曹爽同禍禍若王衍者又不逮何晏矣殺太子母謝淑媛及虨母保林蔣俊保林良娣漢六宮十四等之數魏晉以下為東宮女官品秩師古曰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有己卯日食宋志無之按長歷己卯十七日安得日食〕赦天下改元西戎校尉司馬閻纘〔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各有長史司馬〕輿棺詣闕上書以為漢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耳〔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三年〕今適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宜重選師傅〔重再也重直龍翻〕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悛丑緑翻〕書奏不省〔省悉景翻〕纘圃之孫也〔閻圃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賈后使黃門自首〔首式救翻下同〕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

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防衛太子幽于許昌宫令持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持書御史即治書侍御史詔宫臣不得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蕤魯瑶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晉志太子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水經注伊水過伊闕中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司隷校尉滿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樂廣時為河南尹繫洛陽縣獄者猶未釋付郡者河南尹得解遣之繫洛陽獄者尹不得與故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其為惡故耳今宫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

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說輸芮翻下乃說辟黜亦翻闢音闢不如釋之謚乃語洛陽令曹攄使釋之攄抽居翻語牛倨翻廣亦不坐敦覽之孫王覽見七十七卷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攄肇之孫也曹肇見七十四卷魏明帝景初二年太子至許遺王妃書遺于季翻自陳誣枉妃父衍不敢以聞丙子皇孫虨卒非疾也考異曰帝紀虨作霖按虨字道文不當作霖今從傳三月尉氏雨血尉氏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以為邑名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為族耳應說是也雨于具翻妖星見南方星見妖而不知其名故但曰妖星妖於驕翻見賢遍翻下同太白晝見

晉天文志曰太白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中台星拆史記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君臣乖戾漢天文志曰三台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拆共兩星不相比也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少詩照翻韙羽委翻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華所謂靜以待之者欲何所待也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中郎士猗等右衛督常從督殿中中郎皆屬二衛武帝甚重兵官殿中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司馬雅宗室之疏屬也從才用翻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

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冒密北翻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說輸芮翻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言倫秀豫知廢太子之謀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通事令史中書令史也中書侍郎本通事郎官名雖改令史猶以通事冠之陸機惠帝起居注曰張林者黑山賊張燕之曽孫及省事張衡等省事亦吏職也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員省事蓋自此始省悉景翻使為内應事將

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宫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言百姓望太子復倫等畏逼故背賈氏復太子以求自免罪雖含忍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遲其事而遷延未發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為于偽翻非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間古莧翻言殿中人欲廢皇后立太子司馬雅許超士猗皆殿中人也賈后數遣宫婢

微服於民間聽察（數所角翻）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謐等早除太子以絕衆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和户卧翻）矯詔使黄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常自煮食於前（被皮義翻）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椎傳追翻）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衛佽飛督閭和（晉制

右衛有佽飛虎賁二督佽飛荆人赴江斬蛟古勇士也自漢以來以為衛士之號佽日四翻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丙夜夜三鼓丙夜一籌三更一點也癸巳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為于偽翻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在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華素有籌略雅辭氣之悖如此而無以處之蓋亦知衆怒不可遏而已為賈后用心不敢背之搏手無策待死而已及期倫矯詔勑三部司馬曰昔二衛有前驅由基彊弩三部司馬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時趙王倫以車騎將軍領右軍將軍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中

族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御道之南也遣翊軍校尉齊王冏武帝太康元年置翊軍校尉冏居永翻將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華林令華林園令也魏起芳林園後避齊王芳諱改曰華林園有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殿晉志華林令屬大鴻臚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為氏又秦之先有大駱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誅之謐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呼火故翻阿今相傳從安入聲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冏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

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是時梁王肜亦預其謀后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恨不先誅梁趙也）遂廢后為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粲賈午等付暴室考竟（晉志暴室令屬光祿勲）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黄門侍郎八座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郎尚書郎也師姓景名）倫等斬之以徇倫隂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朝直遥翻）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解結等於殿前（倫秀怨華頠系事見上卷元康六年）

結承弟也秀亂關中結譏秀罪應誅故亦怨之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詰去吉翻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如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不從父母家同坐死也甲午倫坐端門宮門正南門曰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楊太后太子遹之廢史皆不書為庶人此獨書賈庶人者正其罪也誅劉

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内外官坐張裴親黨黜免者甚衆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語牛倨翻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晉志曰丞相相國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恒為之者趙王倫梁王彤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非復人臣之職也今按宣王懿以丞相輔魏文王昭以相國輔魏皆非人臣之職置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荂佉花翻楊江冗音乎晉志冗從僕射屬光祿勳從才用翻子馥為前將軍封濟陽王濟子禮翻

虔為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為散騎侍郎封霸城侯黃門郎即黃門侍郎散騎侍郎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皆要官也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朱氏曰總已謂總攝已職倫素庸愚復受制于孫秀復扶又翻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于許昌帥讀曰率追封遹子虨為南陽王封虨弟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

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謂太子遺王妃書自陳誣枉衍不敢以聞也請禁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内名德之士以前平陽太守李重滎陽太守荀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束晳為記室魏文帝黄初二年分魏郡置陽平郡記室主文翰束晳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因去疎字之足改姓為束續漢志曰記室主上章表報書記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郎陸機為參軍殿中郎尚書郎也主殿中曹組勗之子勗為晉初佐命之臣崧彧之玄孫也荀彧為魏初佐命之官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

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丁酉以梁王肜為太宰左光禄大夫何劭為司徒右光禄大夫劉寔為司空

晉志左右光禄大夫假金章紫綬品秩第二禄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後之金紫光禄大夫蓋魏晉之左右光禄大夫也但魏晉之大夫皆為專官後世則為寄禄官耳杜佑曰魏晉以來左右光禄三大夫皆銀印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者則謂之金紫光禄大夫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禄為銀青光禄大夫

太子遹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為太弟議者不合

言有持異議者也

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　已亥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宏

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　五月已巳詔立臨海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之廢也歸王妃于父母家）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　已卯謚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于顯平陵　清河康王遐薨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沈持林翻）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中護軍掌兵轉太尉則兵權去矣）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

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劾户槩翻又户得翻）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此蘭臺令史也）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國兵淮南國兵也帳下中護軍帳下也帥讀曰率）大呼曰（呼火故翻）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掖門（宮門端門之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時倫以東宮為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鋭（將即亮翻）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

內以應允左率即左衛率允結陳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陳讀曰陣射而亦翻主書司馬眭祕以身蔽倫續漢志尚書三十六曹郎曹有三主書此主書司馬蓋相國府官屬倫所自署置眭息隨翻姓也箭中其背而死中竹仲翻下同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淮前有中書令陳準淮蓋準字之誤也徽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鬬白虎幡以麾軍進戰非以解鬬也陳準蓋以帝庸愚故請以白虎幡麾軍欲倫兵見之以為允之攻倫出於帝命將自潰也否則何以應允乃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司馬督護亦殿中將校屬二衛

侍中汝隂王虔在門下省隂與脩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脩乃懷空板出空板不書詔之板本無詔書而别取空板懷之以出也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内之下車受詔脩因殺之并殺允子秦王郁漢王廸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不普赦天下而獨赦洛陽故曰曲赦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黄門郎潘岳孫秀琅邪人潘岳為琅邪内史秀為小吏給岳役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衛岳屢撻之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建表倫罪惡見上卷元康六年崇有愛妾曰緑珠緑珠善吹笛太平廣記曰今白州雙角山下有緑珠井昔梁氏之女有容

貌石崇使交州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馬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美女無益遂以石填之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亂收之考異曰崇傳曰崇建潛知其計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圖趙王倫若崇果與允同謀允敗崇應惶懼不應被收時方宴于樓上蓋倫秀以舊怨誣殺之耳　今按石崇傳孫秀索綠珠崇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于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歎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蓋戒岳乘時射利不知止也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

利為沒乾音干一說以水為喻也言其視利而趨雖乾而在陸沒而滅頂皆所不顧也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阿從安入聲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禄大夫傅祗爭之於朝堂朝直遥翻衆皆諫止倫乃貶晏為賔徒縣王賔徒縣前漢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晉屬昌黎郡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晉志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為六軍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為冏自許昌起兵討倫張本以光禄大夫陳準為太尉録尚書

事未幾薨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謂禪代然後有九錫非常典也）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謂周勃霍光定策以安漢室且不聞有九錫之命所以折倫秀之姦謀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復扶又翻下同）以頌為光祿大夫（晉志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　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倫黨大怒謀害頌頌懼自殺頌傳云頌為光祿尋病卒今從傳）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

其子苓撫軍將軍撫軍將軍文帝以授武帝遂以代魏倫以加其世子意趣爲何虔中軍將軍武帝受禪置中軍將軍統宿衛七軍尋罷已而復置詡爲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右率右衛率也不解此官者欲握東宫兵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爲丞相以梁王肜爲之肜固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黠下八翻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遠謀深畧志趣乖異互相憎嫉秀子會爲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

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史言倫秀兵已在頸乃闇作望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晉志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加特進則品秩與左右光祿大夫同矣晉置興晉郡在唐河州界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廞許今翻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為益州刺史晉諸王國置內史猶漢王國相也武帝太康九年改諸王國相為內史考異曰帝紀作耿勝載記華陽國志作滕今從之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懼以

(賈后親黨連坐)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李特黨類本巴氏趙廞亦巴西人也)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憑恃廞勢專聚衆為盜蜀人患之(特等入蜀事始上卷元康八年)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數所角翻剽匹妙翻懦奴亂翻)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居若留之險地(蜀地阻險)恐秦雍之禍更移于梁益矣(流民本居秦雍雍於用翻)廞聞而惡之(惡烏路翻)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二城皆秦張儀

所築儀既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太城今成都府子城也少城唯西南北三壁東即太城之西墉也少詩照翻

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搆怨日深州謂益州郡謂成都此言廞滕搆怨也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覩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李特等本巴氏蜀人以其徙居秦州界因謂之秦氏陳西夷行至陳西夷謂西夷校尉陳總也行至言總來領西夷校尉之職行且至成都也晉置西夷校尉於汶山平越中郎將於廣州南蠻校尉于襄陽南夷校尉于寧州且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江源縣漢屬蜀郡後李雄分立江源郡晉改為多融縣又改為晉原縣唐蜀州之晉原青城唐安三縣皆漢江源縣地犍居言翻滕

不從是日帥衆入州（帥讀曰率下同）廞遣兵逆之戰于西門滕敗死（考異曰華陽國志曰戰于廣漢宣化亭殺傳詔按州郡俱治成都不容戰于廣漢又趙廞若已與滕戰不應欲直入州今從載記）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死（請其屍而葬之死讀曰屍）廞義而許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摠摠至江陽（江陽縣漢屬犍為郡劉璋分江陽郡唐瀘州瀘川綿水二縣漢江陽之地也）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言西夷府摠蜀兵之要順謂耿滕逆謂趙廞使摠助滕討廞也）誰敢動者摠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南安縣屬

犍為郡有魚涪津唐眉州青神縣漢南安縣地宋白曰榮州應靈縣資官縣嘉州龍川縣皆漢安南縣比音必寐翻涪音浮已遇廞軍模白揔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言破廞軍則益州可取罪人斯得矣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言順流而退廞假執不能追必無所害揔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兵臨其前猶發是言陳揔特庸人耳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揔不聽衆遂自潰揔逃草中模著揔服格戰著陟畧翻廞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揔殺之搜尋也　考異曰帝紀廞又殺犍為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挍華陽國

志犍為太守李苾汶山太守楊邠非容固也載記亦作李苾蓋紀誤歆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考異曰晉春秋云建號太平元年他書無之今不取署置僚屬改易守令王官被名無敢不往王官謂晉朝所命者被皮義翻李庠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帥讀曰率楊正衡曰晶音精武帝泰始二年分扶風置始平郡費扶沸翻他徒河翻氐苻成隗伯等四千騎歸歆歆以庠為威寇將軍沈約志威寇將軍四十號之第七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六郡即天水畧陽等六郡壯勇流民之壯勇者北道自關中入蜀之道斷丁管翻

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資治通鑑卷八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六起重光作噩盡玄黓閹茂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上

永寧元年此猶是永康二年正月乙丑趙王倫改元建始四月帝反正始改元永寧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

縱橫難乃旦翻縱子容翻鮮卑為冠軌至以宋配汜瑗為謀主楊正衡曰汜音凡姓也瑗于眷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張氏保據涼土始此嗚呼世亂則人思自全然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亦多矣竇融張軌之求出河西也求全而得全者也謝晦袁顗之求鎮荊襄此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也蓋竇融張軌始終一心以奉漢晉此同宜永終福祿詒及子孫者也謝晦袁顗志在據地險以全身其用心非矣天所不與也然劉馬求牧益州袁紹志圖冀部石敬瑭心欲河東皆以之潛規非望至其成敗久速則有非智慮所及者

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司馬懿追諡宣皇帝時倫以東宮為相國府謂禁中為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

兼侍中使威逼奪帝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禪位於倫左衛將軍王輿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帥讀曰率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張林等屯守諸門屯守宮城諸門也乙丑倫備灋駕入宮即帝位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倫將篡位義陽王威執詔示嵇紹曰聖上法堯舜之舉卿其然乎紹厲聲曰有死而已終不有二威怒拔劍而出及惠帝遷于金墉城唯紹固志不從直于金墉絕不通倫時人皆為之懼晉書忠義傳云倫篡位紹為侍中惠帝復祚遂居其職二說不同今皆不取 復祚之祚當作阼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華林

(西門華林園西門也)倫使張衡將兵守之(將即亮翻)丙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為濮陽王(濮博木翻)立世子棽為太子(棽枯化翻楊正衡音孚)封子馥為京兆王虔為廣平王詡為霸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肜為宰衡(肜余中翻)何勖為太宰孫秀為侍中中書監票騎將軍儀同三司(票匹妙翻)義陽王威為中書令張林為衛將軍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卿將列卿及諸中郎將也將即亮翻)超階越次不可勝紀(勝音升)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武冠一曰武弁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

加黄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冠賜近臣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口在腋下貂内勁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徐廣曰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漢即而用之說者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貂紫蔚采潤而毛采不彰故於義亦取胡廣又曰意謂北方寒涼本以貂皮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沈約曰貂蟬之說因物生義非其實也其實趙武靈王變胡服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故秦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朝直遥翻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史記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黄狗之皮亦此意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舊制賢良秀孝皆策試而後補官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守令赦日在

職者皆封侯守式又翻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並為廉吏郡綱紀功曹之屬縣綱紀主簿録事史之屬廉吏亦選舉之一科史言倫秀欲以濫恩收衆心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板封之初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弟子髦輔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通顯及倫稱帝四子皆為將軍封郡侯以旂為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為家禍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據晉書孫旂四子並以吏才稱於當世附麗非人至於滅族擇交之難也然孫旂先與孫秀親善故諸子

從而附會之擇交之不審何以詒其子哉雖慟哭無益也孫族之赤旂實為之

癸酉殺濮陽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朝直遥翻更工衡翻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夸牋言秀專權不合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撓火高翻又奴巧翻悉誅之夸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各擁彊兵據方面惡之冏鎮許昌穎鎮鄴顒鎮關中惡烏路翻顒魚容翻乃盡用其親黨為三

王參佐加罔鎮東大將軍頡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　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廞浸忌之而未言（驍堅堯翻廞許今翻）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廞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謂廞使庠招合壯勇以斷北道也說輸芮翻）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廞稱尊號淑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并其子姪十餘人（考異曰載記曰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今從華陽國志又國志庠死在本年冬晉春秋在今年春今從之）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廞遣人慰撫之曰庠

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將即亮翻特流怨廞引兵歸緜竹廞牙門將涪陵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為涪陵郡涪音浮監音工銜翻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手殺淑粲於廞閤下淑粲左右復殺弇復扶又翻三人皆廞之腹心也廞由是遂衰腹心既死廞無所倚故其勢衰廞遣長史犍為費遠犍居言翻費扶沸翻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緜竹之石亭苾毗必翻緜竹縣漢屬廣漢郡晉屬新都郡唐屬漢州斷丁管翻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

者十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微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廞獨與妻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從者所殺（從才用翻）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反表廞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此別一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獻珍玩尚悅以驤為騎督（驤斯將翻騎奇寄翻騎督督騎兵）特流復以牛酒勞

尚於縣竹王敦辛冉說尚曰（復扶又翻勞力到翻說輸芮翻）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汶山羌反尚遣王敦討之為羌所殺（汶音岷考異曰帝紀在八月疑是洛陽始知今從華陽國志）齊王冏謀討趙王倫未發會離狐王盛（離狐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濟陰郡唐天寶元年改為南華縣屬鄆州）潁川處穆（晉書作王處穆）聚眾於濁澤（濁澤在潁川長社縣）百姓從之日以萬數倫以其將管襲為齊王軍司討盛穆斬之冏因收襲殺之（考

興曰齊王冏傳曰冏潛與盛務謀起兵誅倫未發恐事泄乃與襲殺務送首於倫以安其意今從三十國春秋

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兵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新野公歆晉志曰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武帝以來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歆扶風王駿之子也移檄征鎮州郡縣國征鎮四征四鎮居方面者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使者至鄴成都王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下收英俊以從人望杖大順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蔑不

克矣茂無也頡從之以志為諮議參軍諮議參軍晉公府皆置之蓋取諮詢謀議軍事也其位在諸參軍之上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盧毓見七十三卷魏明帝景初元年頡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朝歌縣前漢屬河內郡晉分屬汲郡隋大業二年改朝歌縣為衛縣屬衛州有紂所都朝歌城在縣西衆二十餘萬超苞之孫也石苞事文帝武帝功參佐命常山王乂在其國與太原內史劉暾各帥衆為頡後繼暾他昆翻帥讀曰率新野公歆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歆父扶風王駿與趙王倫皆宣帝子

歆於倫為叔姪其屬親冏於歆為從子其屬視倫為疎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公宜從趙參軍孫詢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彊弱之有歆乃從冏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在始平合衆數千人以應冏遣使邀河間王顒顒用長史李含謀遣振武將軍河間張方討擒奭及其黨腰斬之沈約志振武將軍始於西漢之末王莽以命王況冏檄至顒執冏使送於倫使疏吏翻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華戶化翻顒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二王謂齊王冏成都王穎冏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冏刺史郗

隆慮之玄孫也郗丑之翻郗慮漢獻帝時為御史大夫以兄子鑒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主簿淮南趙誘前秀才虞潭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齊王冏時鎮許昌遣將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將息亮翻量音良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中留寶主簿張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二帝謂宣帝武帝或

曰二帝謂惠帝及趙王倫非也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永曰天下世祖之天下也文帝廟號世祖文帝平諸葛誕滅蜀始宏晉業太上承代已久太上謂惠帝時號太上皇今上取之不平今上謂趙王倫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言齊王冏舉事必成趙王倫必敗也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難將生難乃旦翻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虞翻事吳主權以直聞隆停檄六日不下停冏檄不下曹下遐嫁翻將士憤怨參軍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平吳之後揚州移鎮秣陵今於牛渚禁將士往石頭疑此時揚州又還治淮南也將士遂

奉遼攻隆隆父子及顧彦皆死傳首於冏安南將軍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為紫宫帝座無他變晉志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宫中鉤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觀徒占天象而不察諸人事此其所以死也監古衛翻沔迷究翻倫必不敗乃為之固守為于偽翻倫秀聞三王兵起大懼三王謂齊王冏成都王潁河間王顒也詐為冏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見救魏晉以禁兵為中軍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内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嚴上軍將軍蓋當時所置沈約志折衝將軍始於建安中曹公以樂進為之帥兵

七千自延壽關出晉志河南侯氏縣有延壽城帥讀曰率下同征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閻和帥兵九千自崿阪關出晉志河南南陽城縣有崿阪關杜佑曰崿嶺在河南登封縣登封故嵩陽也崿五各翻阪音反鎮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沈約志揚威將軍魏置姓譜莫姓楚莫敖之後帥兵八千自成皋關出晉志河南成皋縣有成皋關以拒冏三路出兵以拒冏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召東平王楙為衛將軍都督諸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為三軍繼援孫會士猗許超三人所將之軍為三軍倫秀

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厭益葉翻使巫覡選戰日覡他狄翻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衆嵩山中嶽在穎川陽城縣漢武帝分置崇高縣以奉中嶽東漢省併入陽城縣晉陽城縣屬河南郡著陟畧翻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閒道士浮邱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倫秀詐以惑衆著陟畧翻

閏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志曰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午上為經天其占為不臣為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縱子容翻張

泓等進據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與齊王冏戰屢破之冏軍潁陰（潁陰縣在潁川郡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冏遣兵逆戰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曰（首式救翻）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祕之而召其子虔及許超還（欲召河北之軍還以自衛）會泓破冏露布至倫乃復遣之（復扶又翻）泓等悉帥諸軍濟潁攻冏營（潁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東南流過陽翟縣之北帥讀曰率下同）冏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破冏營擒得冏令

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朝歌西有黃澤澤水右入蕩水謂之黃雀溝橋當在溝上為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敗補邁翻殺傷萬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衂不可復用沮在呂翻衂女六翻復扶又翻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星行者夜行戴星而行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于溴水

湨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湨古闃翻　考異曰趙王倫傳作激水今從帝紀會等大敗棄軍南走潁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懣母本翻又莫困翻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已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孫旂在荆州孟觀在宛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廣陵公漼漼取猥翻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為應於内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

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惔等（惔徒甘翻）濯佃之子也（佃音胄）王輿屯雲龍門召八坐皆入殿中（坐徂卧翻）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勑將士解兵（傳詔者使之宣傳詔命因以為官名）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荂皆還汶陽里第（將如字引也荂枯花翻楊士衡音孚洛陽城中有汶陽里倫私第在焉楊正衡曰汶音問）遣甲士數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荂等赴金墉城

廣平王虔自河北還至九曲水經注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聞變棄軍將數十人歸里第癸亥赦天下改元改元永寧大酺五日酺薄乎翻分遣使者慰勞三王勞力到翻梁王肜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收其子荂馥虔詡皆誅之凡百官為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尚書御史謁者臺門下中書祕書省府諸公府也衛二衛及六軍也是日成都王穎至已已河閒王顒至穎使趙驤石超助齊王冏討張泓等於陽翟泓等皆降降戶江翻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鬭

死者近十萬人（近其靳翻）斬張衡閭和孫髦于東市蔡璜自殺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孫旂（沈約曰魏武帝分南郡編縣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魚豢曰魏文帝立）永饒冶令空桐機斬孟觀（永饒冶當在南陽宛縣空桐姓機名姓譜曰漢覆姓有空桐空相二氏世本云空同子姓蓋因崆峒山也）皆傳首洛陽夷三族　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六月乙卯齊王冏帥衆入洛陽（帥讀曰率）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威震京都（晉避景帝諱謂京師曰京都）戊辰赦天下　復封賓徒王晏為吳王（晏肸見上卷永康元年考異曰晏傳自賓徒徙封代王倫誅復本

封今從帝紀甲戌詔以齊王冏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録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考異曰穎傳曰至鄴詔王粹加九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穎拜受徽號讓殊禮按穎在洛盧志已謂穎曰今當與齊王共輔朝政明已有録尚書之命但穎不受歸鄴故朝廷使粹追命之耳且穎功大於冏不應獨賞冏而穎未賞也今從帝紀河間王顒為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常山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左軍即左軍將軍所統進廣陵公漼爵為王領尚書加侍

中進新野公歆爵為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軍歆自南中郎將加鎮南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自東漢以來公府皆有掾有屬但不帶武號耳掾以絹翻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己卯以梁王肜為太宰領司徒肜以太師領丞相之職光祿大夫劉蕃女為趙世子荂妻故蕃及二子散騎侍郎輿冠軍將軍琨皆為趙王倫所委任冠古玩翻大司馬冏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輿為中書郎中書郎即中書侍郎琨為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為尚書令劉暾

為御史中丞瞰他昆翻王衍為河南尹新野王歆將之鎮將出鎮荆州也與冏同乘謁陵乘繩正翻因說冏曰成都王至親帝弟之親故曰至親同建大勲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說輸芮翻其兵權常山王乂與成都王穎俱拜陵乂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憂懼者以冏與乂穎必阻兵相圖將罹其禍也盧志謂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貳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倶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

省[穎母程才人冊為成都太妃記曲禮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省悉景翻]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委朝政之重於齊王則四海之人謂穎功大不居將歸心於穎]此計之上也穎從之帝見穎于東堂慰勞之[勞力到翻]穎拜謝曰此大司馬冏之勳臣無豫焉因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洛陽城東面北頭第二門曰東陽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水經注鴻臺陂在洛陽東北二十里具水東流左合七里澗武帝泰始十年立城東七里澗石橋]穎住車言別流涕滂沱[滂沱淚下如雨]

也惟以太妃疾苦為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頴冏辟新興劉殷為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攄為記室督漢建安三年曹公置軍謀祭酒晉制文武官公及諸方面征鎮府皆置軍諮祭酒漢三公及大將軍府皆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奏報書記曹公輔漢以陳琳阮瑀管記室晉諸公府皆有記室督摠抽居翻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内荀晞參軍事晉諸公諸從公為持節都督增參軍為六員吳國張翰為東曹掾孫惠為户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為主簿晉制東曹在倉曹之上户曹在倉曹之下廷尉屬官有正監平魏分南陽立南鄉郡武帝太康中更名順陽郡掾俞絹翻豹補敎翻惠貢之曾孫孫貢吳主權從兄

榮雍之孫也顗雍呉相也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養羊亮翻人以穀帛遺之遺于季翻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酧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長知兩翻倜他歴翻倜儻卓異也劉殷後事劉聰貴顯女充聰後宮何足尚也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冏以何勗為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路秀衛毅劉真韓泰皆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葛旟牟平公路秀小黄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卯公旟音輿　考異曰路秀帝紀作路季今從齊王冏傳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申前命穎

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穎亦表封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斂祭黃橋戰士（斂力贍翻）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此溴水之戰也溫縣屬河內郡周司寇蘇忿生之國也瘞於計翻）皆盧志之謀也穎貌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并使受九錫（復扶

又翻頴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頴終辭不拜初大司馬冏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頴為之辯理得免死為于偽翻因表為平原内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内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難乃旦翻勸機還吳機以受頴全濟之恩且謂頴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為陸機陸雲為頴所殺張本

秋七月復封常山王乂為長沙王武帝太康十年封乂為長沙王楚王瑋之誅乂以同母貶為常山王今復舊封遷開府驃騎將軍　東萊王

乂凶暴使酒數陵侮大司馬冏數所角翻又從冏求開府不得而怨之密表冏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廢冏事覺八月詔廢乂為庶人誅輿三族徙乂於上庸上庸內史陳鍾承冏旨潛殺之考異曰帝紀六月庚午乂與王輿謀廢冏事覺得罪甲戌冏為大司馬按誅輿詔已稱冏為大司馬則輿事覺不應在冏為大司馬前今從三十國春秋在八月赦天下　東武公澹坐不孝徙遼東九月徵其弟東安王繇復舊爵繇廢徙見八十二卷元康元年拜尚書左僕射繇舉東平王楙為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考異曰楙為平東督徐州九月繇復爵按楙傳繇

為僕射舉楙為平東故移在縣還後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下遐嫁翻雍於用翻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為已功寢朝命寢封拜特流之命也下遐嫁翻朝直遙翻不以實上所謂條列者不以實上上時掌翻下同衆咸怨之

六郡之衆也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上時掌翻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閻式請尚求停至冬復扶又翻下日復復值同辛冉及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犍居言翻苾毗必翻尚舉別駕杜弢秀才式為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弢他刀翻為于偽翻下數為同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送至為致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

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剽匹妙翻移即移書也流民失於蜀土雖以朝命驅使還本猶恐其不去況欲設關以奪取其資財是速之為亂也尚移書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蜀劉氏分廣漢立梓潼郡諸要者凡路所通其地當往來之津要者施關者先未嘗立關今特設之特數為流民請留數所角翻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帥讀曰率處昌呂翻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寛冉大怒遣人分牓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閻趙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

蜀叟自是一種酋慈由翻任音壬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申重也求重為期限使流民得自寛也式見營柵衝要謀撿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寛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寛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趣讀曰促衆怒難犯左傳鄭子産之言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

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閻式已覘知冉等之情冬十月特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斷丁亂翻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所虜矣宜為決計欲一戰以決之也羅侯不足復問也復扶又翻乃遣廣漢都尉曽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帥讀曰率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

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謂特雖求申行期而去計已成也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辛冉為廣漢太守故稱之尚言冉輕用兵為特所敗使其勢愈張也張知亮翻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驃匹妙翻驍堅堯翻進兵攻冉於廣漢廣漢郡治廣漢縣後宋置遂寧郡齊梁加東字後魏改廣漢縣為方義縣後周改東遂寧為遂州方義為遂州治所尚遣李苾費

遠師衆救冉（費扶沸翻）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奔德陽（德陽縣後漢置屬廣漢郡至唐屬劍州）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才（李苾字叔平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晉人稱方面專征之將率曰節下杜弢字景文為于偽翻）人懷桑梓（桑梓祖父之所樹以遺子孫者故謂懷故鄉者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賃（謂往日流民初至蜀之時無以自給隨所往逐糧出力為人傭作賃女禁翻亦傭也）一室五分復值秋潦（潦魯皓翻雨水大貌復扶又翻）乞須冬熟

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為變即聽式言寛使治嚴即就也治嚴猶云治裝也治直之翻不過去九月盡集日月已過若為去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晶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為將帥閻式李遠等為僚佐羅尚素貪殘為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濵三章施捨賑貸杜預曰施恩惠捨勞役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為特所敗敗補邁翻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

百里水經注綿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載記曰尚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為七百里師古曰郫音疲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南夷校尉統南中都郡十二月穎昌康公何劭薨封大司馬冏子冰為樂安王英為濟陽王超為淮南王

太安元年是年十二月齊王冏死方改元太安此猶是永寧二年春三月冲太孫尚薨冲謚也夏五月己酉梁孝王肜薨以右光祿大夫劉寔為太傅尋以老病罷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討李特姓譜秦穆公子食采於衙因氏焉衙縣漢屬馮翊軍于梓潼梓潼縣漢屬廣漢郡

劉蜀分廣漢置梓潼郡唐劒州之梓潼普安黄安求歸武連臨津劒門皆漢梓潼縣地潼音同朝廷復以張儆為廣漢太守軍于德陽復扶又翻下同羅尚遣督護張龜軍于繁城繁縣屬蜀郡劉昫曰唐彭州九隴縣漢繁縣地宋白曰彭州新繁縣本漢繁縣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敗補邁翻下所敗同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巴西郡唐為閬果二州之地劉蜀改漢葭萌縣為漢壽縣晉又改為晉壽此本之漢舊縣名而書之唐為利州之綿谷葭萌二縣地博走其衆盡降降戶江翻河間王顒更以許雄為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

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司馬冏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太子遹死帝無子矣虨臧尚死帝無孫矣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穎於帝諸弟之次當及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之癸卯立覃為皇太子以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中書監　秋八月李特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陿陿與狹同蕩力戰而前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辛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

徼子存以徼喪還之特以其將蹇碩守德陽蹇九件翻姓也李驤軍毗橋今懷安軍西北有中江源從漢州雒水毗橋水三水會為一江懷安軍漢廣漢新都縣之地羅尚遣軍擊之屢為驤所敗驤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數所角翻特勢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許俊建寧古滇王國之地漢開置益州郡劉蜀更名建寧郡唐為昆州之地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朱提縣前漢屬犍為郡後漢屬犍為屬國都尉劉蜀分置朱提郡唐為曲州之地朱提蘇林音銖時雍於

用翻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冬十一月丙戌復置寧州罷寧州見八十一卷武帝太康五年以毅為刺史齊武閔王冏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壞音怪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易大傳子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然後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

兆矣齊桓公與鮑叔牙管夷吾甯戚飲酒酣叔牙為壽曰願君無忘在莒時願管子無忘束縛於魯時甯子無忘飯牛車下時嵇紹之言祖其意又與冏書以為唐虞茅茨夏禹卑宮唐虞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禹卑宮室今大興第舍及為三王立宅為于偽翻豈今日之急邪冏遜辭謝之然不能從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樂音洛朝直遥翻見賢遍翻坐拜百官坐受百官之拜也一說天子用三公九卿諸將軍猶引而拜之今冏安坐府第拜受百官也符勑三臺選用不均以私意選用符勑三臺使表行不均之大者也嬖寵用事凡史書其人將敗必先敘其致敗之由此左氏傳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加考竟魏制蘭臺遣二御史

居殿中伺察非法及晉置四人史言冏但欲專權考竟殿中御史不知無君之迹愈著南陽處士鄭方處昌呂翻上書諫冏曰今大王安不慮危宴樂過度一失也樂音洛宗室骨肉當無纎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為念三失也蠻夷不靜謂李特等寇亂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賑救四失也此一失益梁益也指成都王穎運米以收河南人心而不敢察察言之耳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功未論者五失也兵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此言穎上之功猶有未叙者冏謝曰非子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

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冒莫北翻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將即亮翻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荷下可翻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謂在顛上時也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患之此言婉而切處昌呂翻患切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吳太伯以天下讓曹子臧以國讓今乃忘高

亢之可危亢口浪翻高極為亢貪權執以受疑雖遨遊高臺之上逍遥重墉之内重直龍翻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顏翟之時也顏翟謂顏川陽翟也冏不能用惠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羮鱸魚鱠菰一名蔣本草曰菰又謂之茭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也蓴生水中葉似鳬茨春夏細長肥滑三月至八月為絲蓴九月至十一月為猪蓴鱸魚出吳松江者佳吳人以為鱠甚美蓴殊倫翻歎曰人生

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省悉景翻長史葛旟以其廢職白冏徙榮為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衮姓譜庾姓尭時為掌庾大夫因氏馬處昌呂翻下處要同聞冏朞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帥讀曰率慮音盧王豹致牋於冏曰伏思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元康元年楊駿誅繼而汝南王亮死永康元年張華裴頠死乃事埶使然非皆為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復扶又翻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

盤桓於舊魏曹魏以鄴都基王業故謂之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方以方剛強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易乾上九爻辭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退則據于蒺藜易困六三爻辭陶宏景曰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若菱而小有三角長安最饒人以故多著木屐今軍家乃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為蒺藜易云據于蒺藜言其凶傷也爾雅蒺䔧蒺藜詩曰牆有茨茨蒺藜昨失翻䔧力脂翻又力兮翻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豹因此語㩀長沙王乂之怒以殺其身依周召之法召讀曰邵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

鄴冏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周之時周召分陜而治為二伯以夾輔王室故王豹欲依以為法宛於元翻）冏優令荅之

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駞下打殺冏乃奏豹讒內閒外（閒古莧翻）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縣讀曰懸）（昔伍子胥為吳王夫差所殺將死曰縣吾目於吳東門見越之入吳也豹倣此語）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顒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參冏軍事夏

侯奭兄亦在冏府含心不自安顒附趙王倫奭為顒所殺事並見上永寧元年又與冏右司馬趙驤有隙遂單馬奔顒詐稱受密詔使顒誅冏因說顒曰說輸芮翻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推吐雷翻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討之必可禽也去齊立成都去羌呂翻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顒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虓宣帝弟東武城侯馗之少子虓虛交翻顒上表陳冏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

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冏還第以穎代冏輔政顒遂舉兵以李含為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帥讀曰率趨七喻翻復扶又翻）穎將應之盧志諫不聽十二月丁卯顒表至冏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唱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若之何（二王謂河間王顒成都王穎難乃旦翻）尚書令王戎曰公勳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貳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旟怒

曰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謂尚書也賞報稽緩賞以報功故曰賞報稽留也緩遲也責不在府自謂過不在齊府也讒言逆亂當共誅討奈何虛承偽書遽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偽藥發墮廁得免

李含屯陰盤魏收地形志陰盤縣漢屬安定郡晉屬京兆郡鴻門戲水皆在縣界余按漢京兆與馮翊以渭水為界安定在馮翊之北晉安得割安定之陰盤以屬京兆邪此魏收之誤也水經注冷水逕陰盤新豐兩原之閒北流注于渭漢靈帝建寧三年改新豐為都鄉封段熲為侯國後立陰槃城其水際城北出謂是水為陰槃水又北絕漕槃瀆注于渭是則李含所屯之陰盤也五代史志隋廢後魏平涼郡入陰盤縣地形

志涇州有平原郡治陰盤縣一志之閒兩陰盤並載而不覺其誤以是見史學之難精也劉昫曰唐涇州良原縣隋陰盤縣是即漢安定之陰盤縣宋白曰京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漢新豐縣故城亦謂之陰盤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陰盤縣寄理於此是即京兆之陰盤也張方帥兵二萬軍新安新安縣漢屬宏農郡晉屬河南郡帥讀曰率檄長沙王乂使討冏冏遣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千秋神武門宮西門也東漢曰神虎晉及南北諸史皆唐羣臣所定唐太祖諱虎買之改為武冏使人執騶虞幡唱云長沙王乂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

雨集火光屬天（屬之欲翻）帝幸上東門（此上東門非洛城之上東門宮城之上東門也）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枕職鴆翻）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勗因執冏以降（何勗與冏同起兵時為中領軍　降戶江翻）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趣牽出（趣讀曰促）斬於閶闔門外（水經注曰按禮王有五門謂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曰閶闔門余按天門曰閶闔法以名門又按晉志洛陽城西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未知孰是此時忽忽奚暇牽冏出都城西門乎此必宮城之閶闔門也）徇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冏子超冰英於金

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改元太安）李含等聞冏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頴頴以孫惠為參軍陸雲為右司馬　是歲陳留王薨謚曰魏元皇帝（晉受魏禪奉魏帝為陳留王）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彊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單音蟬帥所類翻）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復扶又翻）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灋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為于偽翻）無所憂也遂出

擊大破之追犇百里俘斬萬計考異曰載記作素延下云素延怒率衆圍棘城按燕書紀傳皆謂之素怒延然則怒延是其名也遼東孟暉先没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于廆帥讀曰率降户江翻廆以為建威將軍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識音志記也不按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慕輿盖亦鮮卑之種別為一姓史言慕容廆善用人

資治通鑑卷八十四